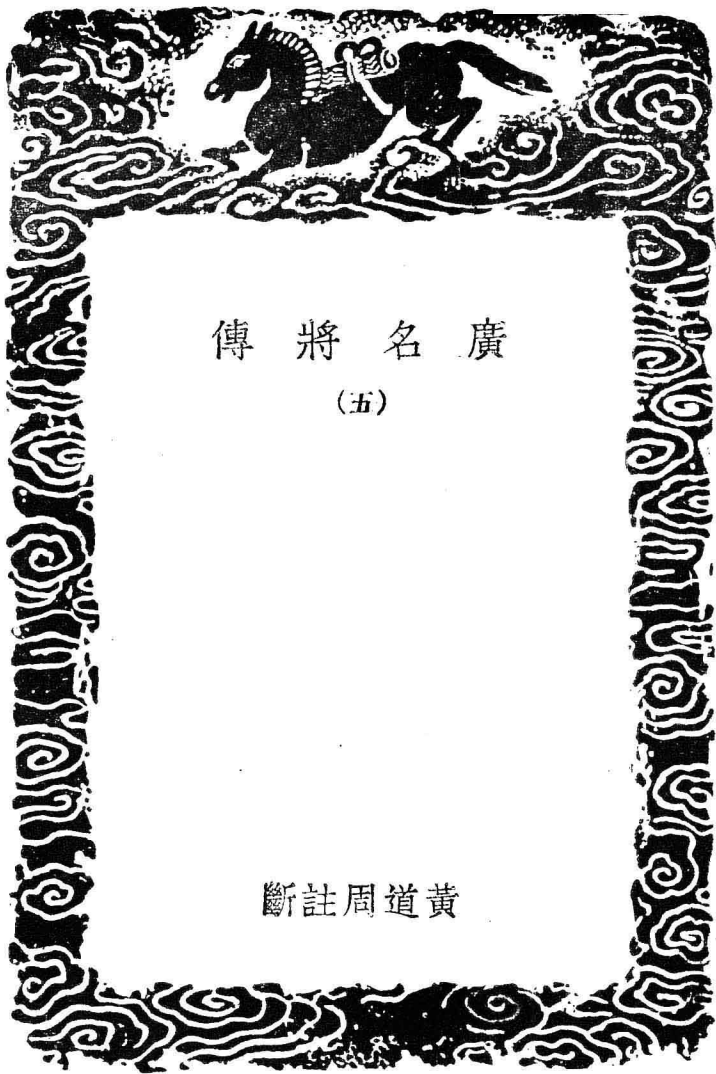


廣名將傳
五





廣 名 將 傳

(五)

黃道周註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注 斷 者 黃 道 周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王 雲 五 主 編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廣 名 將 傳
五 冊

(本書校對者潘其璠)

廣名將傳卷十七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也。少爲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賴。嘗販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爲浙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旣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籠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鄉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常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闡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爲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壘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

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爲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制。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毒虐，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圖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曦爲

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卽斬之。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詔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書生。命當一面。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賢。講論守戰。凡士來歸。優禮不厭。冉璉冉璞。弟兄最善。徙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占。碁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辯。舉用世安。軍中之薦。玠欲革除。遂爲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城。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蹙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

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七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洩兵機。乃時加餽勞。二家大喜。范卽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又請創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柴。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危書。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曰。賊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反賊。而范遂爲宋釁。錯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於是二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

何從防哉。或謂罷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鬆。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揚州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關帥。以張其威。彼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遣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戮李全。屢陞范至

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授范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劫掠城中。官民錢糧弓矢器械。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敘復原官。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筭。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全江淮爲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貫。貪靜希安。君相無斷。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既戮李全。功存鐵案。奈何比私。竟費公幹。可惜一人。末年心變。覽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棗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

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岳出戰。葵帥精兵赴敵。扈再興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旣而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鼙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窰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來閱。而君董之。旣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者。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次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全兵復圍城。

慳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甲午全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卽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乃出耳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去皆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並殺三十餘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懼有伏丙午黎明葵復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奪回糧畜蔽野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疏請出戰旣而水潦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

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諡忠靖。

斷曰

方子趙葵。大有將略。橫衝金兵。奪還所掠。檄討李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資汝錢糧。寵汝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彎弓而卻。旣而謀知。平山強樂。因易敗旗。鼓精前搏。全初輕之。旣戰方覺。急欲遁逃。四圍難脫。陷入淖中。刀鎗橫槩。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略河池。友聞遣將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息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清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自冷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啣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擢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

揮甫畢。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兵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開眉州防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取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訥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訥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訥仍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敵兵益增。廼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諡曰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聞彬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纔挺身就。滿身膽旗。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重復破之。功未加厚。制置青原。兵圍望救。趨赴解圍。驍騎職茂。北兵之來。揮將力鬪。手五方旗。麾左麾右。蹀血盈前。敵方

解寇後合諸雄。大小相湊五十餘萬。如風雨驟。請守沔陽。險不易透。彥訥不聽。強令戰受。衆寡懸。堅非甲冑。一戰敗亡。狼藉骨肉。賜廟褒忠。全蜀已殲。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卽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蒲城。得土馬甚衆。遣李伯佑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命笑乃得率蒙古三千人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眞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眞定。天澤同笑乃得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選銳卒擢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未幾。仙令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銳卒數百。夜赴眞定。而笑乃得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得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脇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犢諸砦爲仙之巢穴。不卽翦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尙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聽。會天澤有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還蔡，帝命元帥倭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濟渡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臧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璫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璫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能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眞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尙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諡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爲權？出入將相五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爲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資易械。言狀國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葛帥。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其城。又破其砦。巢穴已空。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逞故態。天澤橫戈。一戰而敗。伐宋移師。疾已大壞。天澤歸朝。寵膺大賚。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八鄰部人。父曉右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真宰輔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出漢江。趨郢州。遇水潦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並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

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宥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將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但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于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若已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宏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卻阿朮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勝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